

书中自有颜如玉

古典名著

原著 清·蒲松龄

白话聊斋志异

下



古典文学名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卷 七

罗 祖	(529)
刘 姓	(530)
邵九娘	(533)
巩道人	(541)
二 商	(547)
沂水秀才	(550)
梅 女	(550)
郭秀才	(556)
死 僧	(557)
阿 英	(558)
橘 树	(563)
牛成章	(564)
青 娥	(566)
镜 听	(573)
牛 瘿	(574)
金姑夫	(575)
梓潼令	(576)
鬼 津	(577)
仙人岛	(577)
阎罗薨	(584)
颠道人	(586)
胡四娘	(587)
僧 术	(591)
金和尚	(593)

龙戏蛛	(595)
商 妇	(596)
禄 数	(597)
閻罗宴	(597)
役 鬼	(598)
细 柳	(598)

卷 八

画 马	(603)
局 诈	(604)
放 蝶	(608)
男生子	(609)
钟 生	(610)
鬼 妻	(613)
黄将军	(614)
三朝元老	(615)
医 术	(616)
藏 虱	(617)
梦 狼	(617)
夜 明	(620)
夏 雪	(621)
化 男	(622)
禽 侠	(622)
鸿	(623)
象	(623)
负 尸	(624)
紫花和尚	(624)
周克昌	(625)
嫦 娥	(626)
鞠乐如	(633)
褚 生	(633)
盗 户	(637)

某 乙	(638)
霍 女	(639)
司文郎	(645)
丑 狐	(651)
吕无病	(653)
钱卜巫	(659)
姚 安	(662)
采薇翁	(663)
崔 猛	(664)
诗 谶	(670)
鹿衔草	(672)
小 棺	(672)
邢子仪	(673)
李 生	(675)
陆押官	(676)
蒋太史	(678)
邵土梅	(678)
顾 生	(679)
陈锡九	(681)

卷 九

邵临淄	(686)
于去恶	(686)
狂 生	(691)
凤 仙	(692)
佟 客	(698)
辽阳军	(700)
张贡士	(700)
爱 奴	(701)
单父宰	(705)
孙必振	(706)
邑 人	(706)

元 宝	(707)
研 石	(707)
武 夷	(708)
大 鼠	(708)
张不量	(709)
牧 竖	(709)
富 翁	(710)
王司马	(710)
徵 俗	(711)
岳 神	(712)
小 梅	(712)
药 僧	(717)
于中丞	(718)
皂 隶	(720)
绩 女	(720)
红毛毡	(723)
抽 肠	(723)
张鸿渐	(724)
太 医	(730)
牛 飞	(731)
王子安	(732)
刁 姓	(733)
农 妇	(734)
金陵乙	(735)
郭 安	(736)
折 狱	(737)
义 犬	(740)
杨大洪	(741)
查牙山洞	(743)
安期岛	(744)
沅 俗	(746)
云萝公主	(747)
鸟 语	(755)

天 宫	(757)
乔 女	(760)
蛤	(762)
刘夫人	(762)
陵县狐	(767)

卷 十

王货郎	(768)
罢 龙	(769)
真 生	(770)
布 商	(772)
彭二挣	(773)
阿 仙	(774)
神 女	(775)
湘 裙	(782)
三 生	(788)
长 亭	(790)
席方平	(796)
素 秋	(802)
贾奉雉	(810)
胭 脂	(816)
阿 纤	(823)
瑞 云	(828)
仇大娘	(831)
曹操冢	(841)
龙飞相公	(841)
珊 瑚	(845)
五通(二则)	(852)
申 氏	(858)
恒 娘	(862)
葛 巾	(866)

卷十一

冯木匠	(873)
黄 英	(874)
书 痴	(879)
齐天大圣	(883)
青蛙神	(887)
任 秀	(893)
晚 霞	(896)
白秋练	(900)
王 者	(906)
某 甲	(908)
衢州三怪	(908)
拆楼人	(909)
大 蝎	(909)
陈云栖	(910)
司札吏	(915)
蚰 蜒	(916)
司 训	(916)
黑 鬼	(917)
织 成	(918)
竹 青	(921)
段 氏	(925)
狐 女	(927)
张氏妇	(928)
于子游	(929)
男 妾	(930)
汪可受	(931)
牛 犊	(932)
王 大	(932)
乐 仲	(936)
香 玉	(940)

三 仙	(945)
鬼 隶	(946)
王 十	(947)
大 男	(950)
外国人	(954)
韦公子	(954)
石清虚	(956)
曾友于	(959)
嘉平公子	(965)

卷十二

二 班	(967)
车 夫	(969)
乩 仙	(969)
苗 生	(970)
蝎 客	(972)
杜小雷	(973)
毛大福	(973)
雹 神	(975)
李八缸	(976)
老龙船户	(978)
青城妇	(979)
鸱 鸟	(980)
古 瓶	(981)
元少先生	(982)
薛慰娘	(983)
田子成	(988)
王桂庵	(990)
寄 生	(995)
周 生	(1000)
褚遂良	(1001)
刘 全	(1002)

土化兔·····	(1004)
乌使·····	(1004)
姬生·····	(1005)
果报·····	(1007)
公孙夏·····	(1008)
韩方·····	(1011)
纫针·····	(1012)
桓侯·····	(1017)
粉蝶·····	(1020)
李檀斯·····	(1024)
锦瑟·····	(1025)
太原狱·····	(1031)
新郑讼·····	(1032)
李象先·····	(1034)
房文淑·····	(1035)
秦 桧·····	(1038)
浙东生·····	(1038)
博兴女·····	(1039)
一员官·····	(1040)
丐 仙·····	(1041)
人 妖·····	(1045)

卷七

罗祖

罗祖是山东即墨地方的人，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困。他们家族应该出一名壮丁到北边去服兵役，就让罗祖去了。

罗祖在边境呆了几年，有了一个儿子。驻军的守备大人对他非常器重。正好守备升了官到陕西去当参将，想带着罗祖一起去上任。罗祖就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姓李的朋友帮助照顾，去了陕西。

从此以后，三年内也没回家。有一次参将打算往塞北寄一封信，罗祖请求去送信，顺便看看妻子和儿子。参将答应了。

罗祖回家以后，妻子和儿子都非常好，他心里感到很安慰。但是，他发现床的下边有一双男子的鞋，心里非常疑惑。一会儿，便去拜访姓李的朋友，表示谢意。姓李的朋友准备了酒席热情地招待他。妻子又说姓李的朋友照顾得非常周到。罗祖对姓李的朋友更加感激。

第二天，罗祖对妻子说：“我要给参将大人去送一封信，晚上不回来，请不要等我。”说完，出门骑着马就走了。他在附近躲起来，天晚起更后就回家了。听见妻子和姓李的朋友躺在床上说话，非常生气，破门而入。妻子和姓李的吓得连忙跪倒地上，爬着向罗祖求饶。罗祖拔出刀，停了一会儿又把刀插回鞘内，说：“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现在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杀了你都会弄脏我的刀！我和你好，妻子给你，壮丁册上我的名字也由你来代替，马和武器全在这里，我走了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邻居们把这件事告到官府。官府把姓李的打了一顿板子，姓李的说出了事情的原委。但是没有证人也无证据，派人到处寻找罗祖，连一点影子也没找到。官府怀疑罗祖被这对奸夫淫妇杀

害了。于是，就把罗祖的妻子和姓李的关进了大牢。一年以后，二人相继死在了监狱里。官府派人把罗祖的儿子送回到即墨去了。

后来，石匣营有一个打柴的人到山里去，看见有一个道士在山洞里坐着，不吃不喝。人们感到非常奇怪，拿粮食给他吃。有人认出来这个道士就是罗祖。送来的食物摆满了山洞，罗祖还是一口也没有动，态度还有点厌烦。就这样，去送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几年后，山洞外的蓬蒿长得和小树林一样高，有人曾经偷偷地往洞里看过，罗祖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没有动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人看见罗祖已经离开了山洞并在山上散步，走到面前的时候，就不见了罗祖。又到山洞里一看，只见罗祖仍然坐在原来的地方，衣服上的灰尘像以前一样厚。人们更加惊疑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人们再去看罗祖，只见他流下了好长的鼻涕，早就断气了。

当地的人还为他修了一庙，每到三月的时候，烧香的人往来不断，络绎不绝。罗祖的儿子来了，人们都称他为小罗祖，香客们给的钱全部归他所有。直到现在，罗祖的后人还是一年来一次，收取香资。

沂水的刘宗玉给我讲这件事情非常详细。我笑着说：“现在世界上信佛的人不求成为圣贤，只希望能成佛。请你告诉他们，如果想立地成佛，首先应该放下手中的屠刀！”

刘 姓

临淄有一个姓刘的人，为人非常凶暴，就像一只戴着帽子的老虎。后来把家搬到沂水县，恶习还是没有改掉，乡里的人既恨他又怕他。刘家有几亩地和苗家的土地挨得很紧。苗家的人勤劳俭朴，在稻田的边上种了很多桃树。头茬桃子熟的时候，苗家的儿子上树去摘桃；姓刘的看见以后恶狠狠地将苗家的儿子赶走，并指着苗家的桃树说是自己家的。苗家的儿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去告诉父亲。苗父正在惊异的时候，姓刘的已经骂上门来，还嚷着要到衙门去告他们。姓苗的笑着安慰他；姓刘的怒气冲天，扬长而去。

这时候,正在沂水县开当铺的李翠石是姓刘的老乡。姓刘的带着状纸进城,正好遇到了李翠石。因为李翠石和他是同乡,特别熟,就问他说:“你去哪儿?”姓刘的把要打官司的事说了一遍。李翠石笑着说:“你这位老先生的名声大家都知道,我早就认识姓苗的那家人,他们为人善良和蔼,怎么敢占你的桃树欺负你呢。可能你说的是反话吧!”于是,就把状纸给撕了,把姓刘的拽进了铺子里,要替他们说合。姓刘的非常生气,仍然不肯罢休,偷偷地拿铺子里的笔又写了一张状纸,藏在了怀里,一定要告状不可。

一会儿,姓苗的来了,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李翠石,并请求他给说合一下,别让姓刘的到官府去告状了。姓苗的说:“我是个庄稼人,从来也没有见过当官的。只要是不打官司就行了,几棵桃树又怎么敢自己留着呢。”李翠石把姓刘的叫出来,告诉他姓苗的打算让步。姓刘的又指手画脚地骂个不停;姓苗的一个劲地点头哈腰,不敢反驳一句。

事情过去以后,又过了四五天,李翠石碰见了姓刘的同村人,听说姓刘的已经死去。李翠石叹了一口气。第二天,李翠石出门,看见路上有一个拄着拐棍走过来的人,原来就是姓刘的那个人。等走到跟前的时候,姓刘的热情地问候,还请他到家里去做客。李翠石慢慢腾腾地说:“昨天忽然听到你已经死了,怎么会有人传出这么大的谎话呀?”姓刘的没有说话,拉着他回到村子里,到家摆好酒宴,才说:“前几天你听到的话是真的。那天我刚一出门的时候就遇见两个人,要把我抓到衙门里去。我问他们为了什么事要抓我,他们说不知道。我想自己在衙门口出入几十年,也不是那种怕见官长的人,就没有害怕。跟着他们到了衙门里,看见朝南坐着的官长面上带着怒气,说‘那个姓刘的就是你吗?你做尽坏事,不知改过;又霸占了别人的东西。像你这样蛮横无理之人,应该把你扔到油锅里?’一个人查过簿子说:‘这个人还曾经做过一件好事,可免除一死。’朝南坐的那位官长看过簿子,脸色也缓和了一点,就说:‘暂时先送他回去吧。’几十个人大叫着把我赶走,我说:‘为了什么事情把我给抓来?又为了什么把我放走啊?还请说明白。’那个小官拿着簿子走了下来,指着簿子上面的一条让我看。簿子上写着:崇祯十三年,用三百个钱挽救了一对夫妻使他们没有离

散。那小官说：‘如果没有这一条，你今天一定会死了，变成了畜牲。’把我吓坏了，于是又跟着抓我的那两个人一起出来。那两个人向我要好处，我气哼哼地告诉他俩：‘你们不知道我刘某人在衙门口出入了二十年么，总是勒别人的脖子，你们居然还敢在老虎嘴里拔牙呢？’两人才不再说话了。把我送到村口，向我拱了拱手说：‘这趟差事连一杯水也没有喝到。’二人走以后，我进门就又醒过来了，原来这时候我已经死去两天了。”

李翠石听了非常奇怪，就问他做的那件好事的经过。原来，在崇祯十三年时，那年闹灾荒，几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。那时，姓刘的还在临淄县衙当班头。有一天他看见一对男女哭得非常伤心，便上前去问。对方说：“夫妻两人结婚才一年，今年年头不好，夫妻无法两全了，所以才如此悲伤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在油坊门的前面又遇见了他们夫妻两人，好像在争吵什么。走过去一问，油坊马老板说：“这夫妻两人快饿死了，昨天向我讨麻酱维持生活，今天又要把他的妻子卖给我。我家已经买了十几口人了。这算个什么重要的事呢？如果你的价钱便宜我就买下来，否则我就不会买的。哪有你这样可笑的人，总是缠着人！”男子听了以后说道：“目前小米像珍珠那么昂贵，我想大约得三百文钱就可以，要不连我一个人逃荒的路费都不够。我把妻子卖掉是想我们两个人都能活下来，如果把我的妻子卖掉我还会饿死，这为的又是什么呢？不是我跟您讨价还价，就求求您积德行善吧。”姓刘的听了以后非常同情他们夫妻两人，其后就问马老板出多少钱。马老板说：“这已婚妇女最多也就值一百个大钱吧。”姓刘的说就给他三百钱吧，自己能掏出一百五十文钱，帮个忙。马老板执意只给一百文钱。姓刘的年少侠义，就对那个男人说：“这个老板太小气了，不用再跟讲了。我资助你们三百文钱，如果你们夫妻两人能一起去逃荒，不拆散那不就更好了么！”说完就从兜里拿出三百文钱，给了他们夫妻两人。他们夫妻两人向他磕了个头，哭着走了。姓刘的把这段往事讲完后，李翠石为此赞叹了一番。

从这以后，姓刘的就改掉了以前的恶行，真的重新做人了。如今，他已经七十岁了，身体结实。去年，李翠石到周村去的时候，恰好遇上姓刘的和别人争吵，很多人围着劝说也无济于事。李翠石

对姓刘的大笑着说：“你又想为了桃树去告状吗？”姓刘的听后，立刻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一下子怒气全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抄起了手，走开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李翠石兄弟俩，都是出名的有钱人。但是李翠石为人非常厚道老实，从来没有以自己的财富在乡里称霸，真可谓是位诚实恭谨的君子。只看他调解纠纷劝人做好事的善行，他一生的作为也就不用再说了。古时候有人曾说：‘为富不仁，’我不知道李翠石是先行仁义而后富裕起来的，还是先富裕起来而后行仁义的？”

邵九娘

柴廷宾，太平人，妻子姓金，不能生育又非常嫉妒别人。柴廷宾用一百两银子买回一个小妾，金氏非常残暴地虐待她。一年后，小妾就死了。柴廷宾生气地走出卧室到外面一个人去住，一连好几天也不到妻子的房间去一次。

有一天，柴廷宾过生日，金氏小心翼翼地陪着，尽力说好话，恭敬地给丈夫拜寿。柴廷宾不忍心拒绝她的好意，夫妻二人才开始说话。金氏在卧室里设下宴席，请丈夫过来喝酒。柴廷宾以喝醉酒为理由，不肯去。金氏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便到柴廷宾自己住的屋子里，说：“我好心好意地等了你一天，就算是你已经喝醉了，请你过去喝一盅然后再离开。”于是柴廷宾进了她的卧室，夫妻俩一边喝酒一边说话。妻子坦诚地说：“前几天把那个丫头打死，我实在不是故意的，现在我非常后悔。你为什么一下子记恨我，连一点儿夫妻的情意都没有了呢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娶六个小妾，我也不会怨恨你了！”柴廷宾高兴极了。眼看蜡烛就要点完了，柴廷宾就在妻子的卧室里睡了。

从这以后，夫妻俩就像刚结婚的时候一样恩爱。金氏把媒婆叫来，让媒婆给找一个漂亮的女子，暗地里告诉媒婆拖延着不回信儿，但是自己故意一再催问。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，柴廷宾等不下

去了，就托付亲戚朋友给他买小妾。然后就把林家的养女给买回来了。金氏一看，喜笑颜开，和林家的养女一起吃饭，胭脂首饰让林家的养女任意挑选使用。林家的养女本来是北方的姑娘，不通晓针线活，除了会做鞋以外，都得靠别人给她做。金氏说：“我们家一直都非常勤俭，不像官宦人家，买个人回来当画儿看！”于是就拿来绫罗绸缎，让林家的养女学缝纫，就跟严厉的老师教育学生一样。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责骂几句，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用鞭子抽打了。柴廷宾心里非常痛苦，没有办法。然而金氏对林家的养女比以前更加倍地疼爱了，经常亲自替她梳妆打扮。但是，如果看见林家的养女穿的鞋后跟稍微有一点褶儿，就拿铁棍子打她的两只脚；头发稍微有一点儿乱，就打她的嘴巴子。林家的养女不能忍受虐待，上吊死了。柴廷宾满脸忧愤，心里悲伤，责备金氏几句。金氏气愤地说：“我替你管教小妾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”柴廷宾才明白妻子的虚伪，于是夫妻俩又翻脸了，决心以后再也不理金氏了。他偷偷地把别墅装修好，准备买一个漂亮的女子离开家另过。

一晃半年过去了，也没有碰见合适的人。有一天，在参加朋友葬礼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长得光彩夺目。柴廷宾直直地盯着少女看，看得出神了。少女看见他这副傻呆呆的样子，觉得很奇怪，就膘了他一眼。柴廷宾跟别人打听，才知道少女姓邵。少女的父亲是个穷书生，就一个女儿，自小的时候就很聪明，教她读书，能过目不忘。特别喜欢医学方面的书和相面方面的书。邵女的父亲非常喜爱女儿，有上门求婚的，就让女儿自己做主挑选女婿，但是不管是贫穷的，还是富裕的，她都看不上，所以一直到了十七岁还没有婆家。

柴廷宾打听好情况，知道没有办法把她弄到手，但是心里还放不下，又想到她家里非常贫穷，或许可以用钱财来打动她。找来几个媒婆，没有一个敢去说媒的。柴廷宾就心灰意冷，不再去想了。忽然有一个姓贾的老太婆，由于卖珠子来到了柴家。柴廷宾就对她说了自己要买邵女为妾的想法，而且还送给姓贾的老太婆很多钱，说：“只求你替我去表示一下诚意，这件事情成不成，我不要求。如果有一点儿希望，花千把两银子也没有关系！”姓贾的老太婆非常贪婪，一口就同意了。

姓贾的老太婆来到邵家，假装和邵妻说话。看见邵女，吃惊地赞叹不已：“真是漂亮姑奶奶。如果被皇上选进邵阳院，那赵飞燕姐妹哪能相比！”又问：“有婆家吗？”邵妻答道：“还没有。”姓贾的老太婆说：“这样的女子还愁没有王公贵族来当女婿啊！”邵妻叹口气着说：“咱不指望王公贵族家，只要是个读书的人也就不错喽。我这个小冤家反反复复地挑，十个也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，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。”姓贾的老太婆说：“夫人不必忧愁，如此漂亮的姑娘，不知道谁前世修下了这样的福气，才能得到哇！昨天有一个大笑话，柴家那位公子说，不知道在谁家的坟地上看见了一位姑娘，愿意拿出一千两银子作聘礼。这不是饥饿的猫头鹰想吃天鹅肉吗？早让我把他给骂跑了。”邵妻听了笑着没有说话。姓贾的老太婆说：“咱们是秀才人家，这事就不和他计较了。如果在其他人家里，丢了一尺而捡了一丈，也是值得的！”邵妻微笑着，不说话。姓贾的老太婆拍着手说：“假如真是这样，就算是为了我，想想也是一件好事，天天都能够得到夫人您的关爱，一进屋就给我让座还给我酒喝；如果能得到一千两银子，出门就坐车，回家还住高楼，如果我再登门，那把门的就要把我给撵走了。”邵妻想了一会儿，站起来就走了，去和丈夫商量此事。

这了一会儿，把女儿也叫进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个人全都出来了。邵妻笑着对姓贾的老太婆说：“这丫头真是奇怪，有多少好的她全看不中，听说今天要做小妾却同意了。就是怕被读书的人们所耻笑。”姓贾的老太婆说：“假如过门以后再添上一个小小少爷，那位大夫人就更没有办法喽！”说完，把柴廷宾打算在外边住的事也说了。邵父非常高兴，把女儿叫过来说：“你可以和贾姥姥说一说。这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可不要后悔，免得日后埋怨父母。”邵女腼腆地说：“父母能有好日子过，养活我这个女儿也得济了。况且，我自己的命不好，如果嫁给一个好人，一定会损寿。稍微受点折磨，那也说不定是福气。那次我看见柴先生也是个有福气的相貌，子孙一定也会出息。”姓贾的老太婆非常高兴，跑着去把事情告诉了柴廷宾。

柴廷宾听后，大喜过望。立刻准备好一千两银子，套好车马，把邵女迎娶到别墅。柴家的人没有人敢走漏消息。邵女对柴廷宾

说：“现在你的做法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帘子上，只管早不管晚啊。把大家的嘴都封上，希望不走漏消息，怎么能行得通呢？你不如早一点儿带我回家，把事情早点说清楚，祸害还能小点。”柴廷宾怕邵女受折磨，邵女说：“天底下没有改变不了的人，如果我没有过错，她又怎么能发脾气呢？”柴廷宾说：“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她非常凶暴，不是那种讲情理的人。”邵女说：“我原来是奴婢，受点儿折磨也是应该的。否则，用钱买日子过，怎么能天长地久呢？”柴廷宾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总有一些犹豫，不能下决心。

有一天，柴廷宾外出。邵女穿了一件青布衣服便出门来，让老仆人赶着一匹老马，老妈子拿着行李包裹，一直来到了柴家，跪在地上把事情的原委跟金氏讲了一遍。起初，金氏非常生气，后来一想，邵女是自己主动来认罪的，可以原谅，又看见她穿着青布衣服，态度卑微，气也就慢慢地消了下来。然后就叫丫鬟给邵女换上绸子衣服，说：“那个薄情寡义的人在大家面前指责我，让我背上了不好听的名声，其实都是男人的错，再加上那些丫鬟们品行不好，惹怒了人。你想想，背着妻子又偷偷地娶妾，这还算是个人吗？”邵女说：“细心观察，他好像有点儿后悔了，只是不肯承认错误。俗话说‘大不伏小’，以礼来论，妻子对丈夫就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，小妾对待夫人一样。假如夫人能稍微给一点面子的话，那么，以前的犯恨马上就烟消云散了。”金氏说：“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！”立刻让女仆们给邵女打扫一间房屋。虽然心里不高兴，暂时也没有表现出来。

柴廷宾听说邵女回家了，非常吃惊，放不下心来，心里想，羊已经进入了虎群，一定被折磨得不像个人样了。急急忙忙往家里跑去，只见家里非常安静，才放下心来。邵女迎到门口，让他到金氏屋里去。柴廷宾很为难的样子，邵女哭泣着请他去。柴廷宾才同意邵女的意见。

邵女见了金氏，说：“先生才回来，自己觉得没有脸见夫人，请夫人去给他个笑脸吧。”金氏不想去。邵女说：“我曾经说过，丈夫对待妻子就像夫人对待小妾那样，孟光对丈夫举案齐眉，人们并不认为她丢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本来就应该这么做！”金氏才去见丈夫。一见柴廷宾就说：“你在外面有好几个家，还回家干什么